



致油画《父亲》

□傅发明

这一张
被风霜折皱的脸
哪是画笔
让父亲
跃然布上

这分明是用
岁月的刻刀
将他的肖像
镌刻在
——大地之上

恍然间
我又看见
一双皲裂的手
刨出泥土的香
弥漫了
整个村庄
(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协会员)

古镇风雨之后遇晴

□何欣

青石板褶皱里藏着潮湿的指纹
檐角铜铃被风揉碎成细密的呜咽
油纸伞倾斜成贝壳
接住坠落的银河
黛瓦上腾起的白雾
是云朵发烫的蒸汽

一瞬,雨珠顺着雕花木窗蜿蜒
在天井里折成碎钻
当最后一滴雨划过褪色的门环
阳光忽然撞碎云层
把青苔斑驳的炭渣墙
染成琥珀色的蜜

我踮脚触碰悬在檐角的虹
那七重光晕里
藏着整个雨季的等待
此刻都化作
发梢摇晃的雨点
和嘴角上扬的弧度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作协会员)

半夏

□李光辉

有人说
在一片三叶草里
找到一株四叶草
就是一种幸运
那么
在三夏时节里
找到一株三叶的半夏
算不算一种幸运呢

这个时候
它会长出圣洁的佛焰芭
仿佛给肉穗花序
罩上了一轮神秘的佛光
然后
在随风摇曳中
把它的馈赠和福泽
带给酷暑中的人们

人们走过整个春季
又走过半个夏季
来到山野之中
终于找到了它
它不仅奉献出了花朵
还奉献出了根茎
以自己的枯荣
作为夏季分界的标志

人们平常都喜欢用它
来燥湿化痰
来降逆止呕
来消痞散结
在它的精心陪伴下
去健康、平安地度过
后半个夏季
以及今后的岁月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此生有“戏”

□刘成

朋友宋是才情出众之人,她除了擅写性情文字,还弹得一手好琴。微信朋友圈里,每回出现她弹奏的小视频我便要驻足观赏一番。只见视频中人,白衣胜雪,长发及腰,袅袅仙音里,颇有“我欲乘风归去”之态。倾泻而出的琴音美煞众围观者,当然其中也包括我。我暗想要是自己有这本事一二,外加个超级滤镜,那画面说不定也能赏心悦目。可想遍今生到前世,最终我也没能想到半点自己能拿得出的手艺。这种窘迫和无力感就像穷人家的衣柜,翻箱倒柜个遍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裳。琴棋书画全能者轻轻一比画,在任何场合都能博得个满堂彩。而我日常能晒的,除了夏季的棉被,也别无其他。

深谙“自拙不可外扬”之理,不甘之余,也只得关起门来问自家娃儿:“你觉得我有没有啥拿手好戏?”现今就读小五的娃儿对“拿手好戏”这词理解得极其透彻。他反问:“你就是问我你有没有值得‘显摆’的本事吗?”我连连点头称是。娃儿好一阵冥思苦想,跟遇到奥数难题似的,半天没解出答案,我心便拔凉拔凉的了。极富同情心的娃儿不忍伤我,他半天才慢吞吞地开口:“你饭做得好吃。”我听后泄气摇头,这“拿手好戏”说出来连自己都不认。娃儿见状又忙说:“你作文写得好。”我更极力否认,一路记的那些“流水账”几乎无人问津,最终也都付之东流。

好在那些突发的莫名其妙的失落情绪只是一飞而过的蝴蝶,它没在我的窗口停留。常态之下的我仍是清醒而自知的。找不出拿手好戏,当不成显眼包,那就安于平庸现状。如果在太阳底下才能看出阴影,那我就尽量少晒太阳。

有人请客吃饭,席间碰到一熟人,她说:“还记得,我结婚时的妆和头发是你亲自弄的。那真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一天。”

回忆可能是传染病,我的思绪落在了2001年春节前夕。那年为了打开知名度,嫂子去附近文化馆联系春晚表演团队,说免费为她们作妆造。刚好其中一个负责人和嫂子认识,她答应到时来。

那年春晚举办当天,来找我们作妆造的只有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舞蹈节目。忙活了半天,又去观察了一下现场灯光下的妆造效果。出来时经过会场大门旁影楼门前高高的石阶,透过衣香鬓影的橱窗,看到那年的春晚主持和主唱都在里面忙着作妆造。我当时暗暗下决心,总有一天她们也会来找我作妆造。

当初春晚的主持和主唱,她们在后来很多年的春晚和另外一些大型晚会时,也真的指定我做妆造。看到电视里她们光彩照人的形象,我自然会想到当年橱窗之外,初入行业时黯淡无光的自己。我明白,这“戏”,从无到有,最后变成“拿手好戏”,对有些人可能只需短暂数月,而我,却历经了数年的学习,坚持和等待。

熟人这一提醒犹如醍醐灌顶,好像一下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拿手好戏”。我的“拿手好戏”,曾是我赖以生存的技艺,我付它年华,它还我衣食。从业的那几年里,许多客人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宋曾说,有几年单位搞活动她主持节目也是找我做的妆造。我笑说她除了写文、弹琴,还会主持,真是复合型人才。她说,你当时的化妆“易容”术,也让我羡慕得很。简单几笔,就可以让人变个样,跟变魔术一样。谈笑之外其实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宋的样子。

也许很多年后,宋会跟许多人一样,早已不记得这世上曾有我这么个人存在过,但她们定然偶尔会想起和我的“拿手好戏”有关的往事点滴,因为那是她们风华无限的过往曾经,亦是她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此生有“戏”,并给人带来过美丽和自信,足矣。至于是不是拿手,倒真不重要了。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老陈

□王明学

他在岗位时,有书记、部长的官名,然而我还是爱叫他老陈,因为他是从小陈、大陈走过来的。当然,在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我也会介绍他曾有过的官名。

叫老陈,不光是他网名是老陈,总觉得我们生在同年,来到世上的时间相差只半年,叫他陈老弟,似乎有装大的嫌疑。

20岁出头的时候,他在铁路车站装卸货物,我在铁路机务段修火车头,是写作这根红线把我们拉在一起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九龙坡铁路俱乐部组织文学创作组,生产一线的一帮年轻人,不知从哪里来的热情和干劲,从旅客、车厢、机车、铁轨、货物升降等经常打交道的人与物中,萌发一次次灵感冲动,写诗歌、小品、散文、评论、小小说,发表在黑板报、宣传橱窗、有线广播站。时间长了,作品多了,开头油印,后来铅印出报纸《九龙坡》、杂志《巴山笛》,逐渐在重庆铁路分局4万多职工中形成影响,吸引有文学爱好的职工从永川、广安、小南海采石场等铁路沿线站区赶来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当时他是第一任组长,我是第四任组长。碰头见面挺多,观点多数相近,相差大的,交流后又能互相理解宽容。文学爱好这种精神领域的药,各有各的饮用法,各自饮用的姿态和效果不同,尽管多数人从中焕发生命的能量,演绎了精彩人生,但也有人昏了头。有个姓李的车站货场电瓶车年轻司机,写的诗和散文在口无遮拦的少数文友的尖锐意见下,大声说:“我不是搞文学的料,从此哪个龟儿子再写了。”话毕把笔啪地折断,扔在窗外的乱草丛中,从那以后他再没参加过文学组活动了。

青春选择了文学,文学伴着我们走过中年,来到晚年。老陈,宝刀不老地显露是前年,一篇《光脚板与玫瑰花》的短篇小说,撕开多少人少年时懵懂的雾纱,回味咀嚼着苦涩甜蜜金色童年。他那篇《黄桷垭,活出了希望》在黄桷垭发表后,点击量一骨碌上升,好多人惊讶,因为点击量在百余人群常态,而它却升到两千多。从反复读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他追求文学的狠劲没减。在知情者的赞扬中,他严肃地说:“文学陪我一生,我哪能半途舍之。写作是我的选择,发表是编辑的权力,点评是读者的关爱。”

老陈,岁月不饶人,时光却有意,未来脚步的前方,有文学那缕独特光彩,让我们倾心去享受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电梯

□李星

我家住在三峡移民搬迁老旧小区,四年前,为方便老人上下楼,小区掀起安装电梯的热潮。电梯安装很顺利,装好的新电梯静静矗立在居民楼旁,像位沉默老者,守望着岁月变迁。

邻居艳是前年搬来的,圆圆的脸上挂着笑容,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艳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因智力问题长期呆在家里,艳带着一个小孩与老人一起生活。平时艳去上班和小孩上学,家里就只剩她母亲一人。为了安全,艳告诉母亲千万不要坐电梯下楼,否则就回不了家。从此,电梯成了老人与外界一道无形却又厚重的屏障,电梯口和家圈定了老人生活的全部。

每天,当电梯运行到我们楼层时,老人大多时间会在电梯口出现。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总能看见老人站在墙壁前双手搓衣襟,静静伫立着,像一尊凝固的雕像,眼神紧紧盯着那扇冰冷的电梯门,仿佛在等待着什么。那眼神,纯净而又带着一丝迷茫,像一个渴望糖果的孩子。

有时,老人也会坐在电梯旁的栏杆前,目光呆呆投向楼下的花园。那儿人来人往,总有孩子们在树荫下追逐嬉戏的笑声,老人会露出羡慕的微笑,嘴里喃喃着只有自己才懂的话语。她会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呆便是两三个小时,任时光悄然流逝,微风轻拂她斑白的发丝,却浑然不觉。

一次,我在电梯遇到艳,她看上去疲惫不堪,眼中满是无奈与忧虑。简单寒暄几句,她便向我倾诉起照顾母亲的艰

辛。她说:“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医生叮嘱不能让她受刺激,所以只能限制她的活动范围。”她也曾尝试带母亲出去,可每次她都会变得极度不安,哭闹不止,仿佛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威胁。久而久之,家人只能告诉她不要去电梯之外的地方。“其实,她很向往外面的世界。”艳的声音有些哽咽。

一日午后我开会归来,刚到电梯口,便见老人又站在栏杆前。她似乎有些异样,眼神中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光芒,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小区花园正在举办热闹的活动。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想要牵她走下电梯,去触摸那真实的世界。然而,艳的叮嘱在脑海浮现,我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就在我犹豫之时,艳出现了,她看着母亲的眼中满是心疼与无奈:“妈,咱们回去吧。”艳的声音轻柔又坚定,仿佛承载着无数的疲惫与忧虑。

时光从指缝间悄然滑落,老人依旧每日在电梯口守望,在窗前发呆。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艳牵着母亲,缓缓走出了电梯。那一刻,老人的脚步有些颤抖,眼神中既有兴奋,又有一丝恐惧。她们来到花园,老人眼中闪烁着泪花。老人缓缓走着,感受着阳光的温暖,闻着鲜花的芬芳,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看着艳和母亲在花园里漫步的身影,我不禁眼眶湿润。一部小小的电梯,却是困住老人人生的笼子。今天她终于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走向了自由与希望。或许,未来的日子,老人依然会面临诸多挑战,但此刻的她在这片阳光下的笑容,已然成为生活最美的馈赠。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